

回到博物館的家：探帕慕克的《純真博物館》中的情感主義與純真的倫理許諾

邵毓娟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摘要

土耳其裔小說家歐罕·帕慕克在最新的作品《純真博物館》（*The Museum of Innocence* 2008）中，回歸了十九世紀寫實主義的書寫傳統，以對廣大物質世界與人的關係的注視，用文字將最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留存在小說世界裡。在這個回歸寫實的嘗試裡，帕慕克建造了一座純真博物館，裡面收藏了1975至1984年之間伊斯坦堡日常生活的各式物件，呈現了一個城市的複雜文化面貌，並藉由這些物件所帶有的與性別、階級與信仰等層面揉雜出的生命經驗與記憶，給予在這條時間與空間流域上移動過的情感主體一條回家的路。這部《純真博物館》猶如跟隨普魯斯特的步履，藉由小說書寫來保留住某個生命片段，如同小說中的主人翁凱莫爾所企圖從事的工作。出身資產階級的凱莫爾將自己鍾愛的人的住所當成了自己的家，每天駐留在中下階級所居住的公寓裡的時光，因為能夠陪伴在摯愛的人的身旁而成為他最快樂的時光。然而因為現實條件的繫絆，凱莫爾必須日復一日地在晚間「離家」並在隔天傍晚「重新返家」。每日的離家，讓凱莫爾變成一個猶如戀物癖般的戀人，總在「離家」前夕默默的收藏著一個家中的物件作為愛的見證，凱莫爾的住所也漸漸地變成一座珍藏愛的記憶的博物館，隨著時光的流逝，他漸漸發現自己好像變成了一位「保留自己生命經驗的人類學家」。這種對愛、生命經驗與記憶的「純真」設想，產生了一個值得思考的美學政治命題。當「純真」被設定為一種帶有收集與追念意義的行動，如書名所揭示的，收藏者建構的是一座典藏「純真」的博物館，我們如何理解「純真」所涉及的在政治、社會、文化與倫理層面的意義？如帕慕克藉由小說主角凱莫爾的觀點，指出「收集的行動」所涉及的複雜權力關係與「純真」慾望之間的弔詭——「即使不太在意文明政治議題的人也都明白，博物館的誕生就在於西方文明用以陳列它在世界各地所蒐羅的大批物件，以及從這些物件裡所獲取的知識財富，並利用這樣的財富來統治世界。但其實博物館中物件『真正的收集者』，當他們開始收集的當下，根本不會去考量那些物件後來會被如何使用。」這段話語中暴露出一個關於「純真的位置」的思考，但也同時顯現「純真」做為一種美學或倫理意義的追求，與收集者在政治社會關係中所處的一種「不純真」的位置之間的矛盾。本篇論文希望藉由班雅民的唯物神學與洪席耶的美學政治哲學論述，企圖爬梳返家/建立博物館這樣的情感行動所涉及的歷史主體、情感主義的、與美學政治等不同層次，並從這不同層次的糾結中鋪陳「純真」的美學倫理意義。

關鍵字：帕慕克、洪席耶、班雅民、《純真博物館》、情感主義。